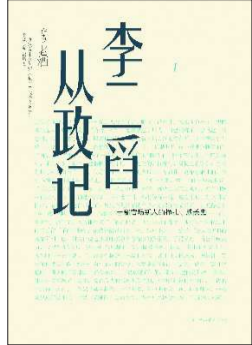




睹一事于句中,反三隅于字外。



◆书名:《李二滔从政记》
◆作者:老酒
◆出版社:春风文艺出版社

“这事儿怪了,我怎么不知道呢?”大张有点上套儿,等着下文。“老好听了,不过你得挺住,叫啥呢?叫马一个一巴一子。”屋里人起初没品出味儿,过一会儿才前仰后合地大笑起来,说这哪是绰号呀,纯是大和民族的大号;说不怪是编书的,骂人都文绉绉。说笑一阵儿,二滔把心思又集中在要限时完成的任务上,刹那间,他萌生一个创意:除吃饭打扑克,写材料就个小时,二滔仍疑惑:三四千字,抄也要抄一阵子。田造文:“你这就外行了。搞材料,门道多了,各类稿子,都有范本,有时只把名称变一变,数字改一改,“旧瓶”装上“新酒”,就成了。”二滔如梦方醒,不怪官场的文字大多千篇一律,病根在这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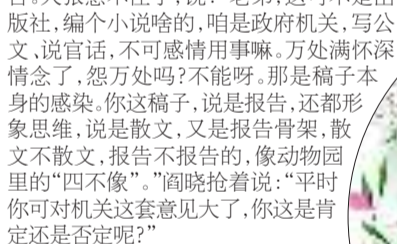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上班,二滔把稿子递给万处。万长顺见二滔眼里布满血丝,说:“熬夜了吧,虽最后交卷,毕竟交了。”二滔一愣,还以为是一个交呢,屋里人真神,没看谁动笔,就整出来了?

中午吃饭,二滔凑近田造文,说出疑问。田造文笑了又像没笑,说这没啥大惊小怪的,都写“油”,只要不急,都磨蹭到晚上加班,还要吃饭打扑克,写材料就个小时,二滔仍疑惑:三四千字,抄也要抄一阵子。田造文:“你这就外行了。搞材料,门道多了,各类稿子,都有范本,有时只把名称变一变,数字改一改,“旧瓶”装上“新酒”,就成了。”二滔如梦方醒,不怪官场的文字大多千篇一律,病根在这呢。

万长顺把所有材料粗略看了一遍,又返给各起草人,召集全处人员讨论。艾处把仪表,电子行业情况做了分析,大家没提什么意见,顺利过了。

阎晓负责的医药、化工,也过了。大张管纺织、轻工,汇报得头头是道,但几乎所有人都提了意见,弄得大张脸红赤喇的,轮到二滔,他边念边讲,稿子如三伏天给人从头上浇了盆凉水,既觉舒服又难接受。万长顺拿过稿子,说这些年,还没看过这样写法。如果二滔同意,我再念念。二滔说:“写得不能不伦不类,还请品头论足,最后怎么处置都行。”万长顺带感情地读了,大家都不置可否。大张憋不住了,说:“老弟,这可不是出版社,编个小说啥的,咱是政府机关,写公文,说官话,不可感情用事嘛。万处满怀深情念了,怨万处吗?不能呀。那是稿子本身的感染。你这稿子,说是报告,还都形象思维,说是散文,又是报告骨架,散文不散文,报告不报告的,像动物园里的“四不像”。”阎晓抢着说:“平时你可对机关这套意见大了,你这是肯定还是否定呢?”

一阵沉默,大家目光投向万长顺。万长顺没直接表态,说:“公务员考试二



世了……”看了一眼袁得鱼后,他欲言又止。袁得鱼恶狠狠地看着他,看他走,便冲上前去,怒斥道:“唐子风,你不要在这里假惺惺!”

唐子风赔笑道:“你怎么这么跟唐叔叔说话?”“就是你害死了我爸!”袁得鱼肯定地说。“傻孩子,你不要听其他人乱说,我跟你爸可是拜把子兄弟。”唐子风微笑着说,袁得鱼依旧咄咄逼人:“你滚!我跟我爸都不想见到你!”车子上又走下来两个人,袁得鱼都不认识,一个人有些矮小,还有一人很是魁梧,戴副黑色的墨镜,袁得鱼总觉得这个魁梧的人自己在哪里见过。

“子风,不要管这小屁孩,反正袁观潮的事,全包在我们身上了。”魁梧的墨镜男声音洪亮,带着股不可违背的威严。“你们是什么人?我不允许你们碰我爸!”袁得鱼大声叫起来。一个看起来有30多岁的男子从人群中走出来:“得鱼,我来了,不要难过,有我在……”

“魏叔叔!”袁得鱼一下子扑在这个男子身上,哭了起来。袁得鱼口中的魏叔叔是袁观潮的得力干将魏天行,平时与袁观潮以哥们相称,袁得鱼也与他颇为投缘。

正在这时,袁得鱼听到法医飘来一句:“我们取一些碎片……”

袁得鱼转头看见法医拿着一把镊子,从铁轨上撕下一片黏黏的残缺的肉皮,便立即冲过去,怒目圆睁地说:“你说什么?”

“碎片?”法医对袁得鱼的反应迷惑不解。没想袁得鱼一个拳头不由分说冲着他的鼻子就是狠狠一下,他躲闪不及,捂着脸跳了起来。袁得鱼还想再教训法医一下,被身后的两个警

察牢牢拉住,但他还是恶狠狠地道:“你竟敢说我爸是碎片!”“受刺激了,这孩子……”法医摇了摇头,从包里取出一个东西,袁得鱼只觉得被什么东西戳了一下,还没等反应过来,就浑身软绵绵地倒了下去。这天晚上,袁得鱼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,梦里一个与他爸爸长得一模一样的木偶在他眼前不停跳动,这是一个缝制的布偶,全身上下都有明显的针线缝补的痕迹,屁股上还拖着一个没有剪掉的线头。那只好看有力的手,也被缝了起来。奇怪的是,手与手臂的接缝处,醒目地系了一条红色的丝巾。为了证明自己安然无恙,爸爸仿佛还特意握了握拳头。

“爸爸……”袁得鱼大声呼喊着。梦中的场景旋即被拉到铁轨旁。袁得鱼与父亲并肩走着,周围充满着静谧祥和的气氛,就像自己那段完美无缺的童年……

袁观潮出事之前,每天傍晚,他们父子俩总会一起沿着家门口的铆钉厂逛半天。“爸爸,为什么上海的路名都是全国各地的名字呀?”袁得鱼想象着,把全国地图放在上海市地图上,闭着眼睛就可以知道某条路在哪里,这真是伟大的创意。

“这是因为上海要靠全国各地支援。”父亲说。那个年代,上海所需的原材料80%由国家调拨,名副其实是全国支援大上海。同时,上海也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,是中国的加工厂,是占全国80%的纳税大户。还有一次,袁得鱼遭富家子弟欺负,父亲就对他讲:“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,就用资本武器战胜它。如果他家里有钱,你就去收购他们家的资产。武力是最低级的方式,只有愚蠢的人才用它。”

父亲经常问他:“得鱼,你们今天上课学了什么?”“今天学了一篇课文,讲爱迪生发明电灯的故事。他说了一句名言:天才是99%的汗水加1%的灵感。”“孩子,爱迪生这句名言下面还有一

2 悲情印记



◆书名:《大时代(第一季):血色交割单》
◆作者:仇晓慧
◆出版社:中信出版社

袁得鱼想起什么,把刚才掉落在地的装糖炒栗子的袋子捡起来,缓缓把里面的栗子倾倒了出来,有几颗砸落在铁轨上,弹起来,发出清脆的响声。当最后一颗落在铁轨上时,袁得鱼呆呆地看了一会儿,双腿突然一弯就跪在了枕木旁尖锐的碎石上,他嘴里喃喃地说:“爸爸,求你,吃一颗糖炒栗子吧。”

没过多久,一辆黑色的捷豹停在路边。车里走出一个40多岁,高大挺拔,戴着眼镜的男子。他直接走到看护围栏的警察跟前:“我叫唐子风,请让我处理死者的后事,我跟他是世交,死者只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,他的妻子也早就过

世了……”看了一眼袁得鱼后,他欲言又止。袁得鱼恶狠狠地看着他,看他走,便冲上前去,怒斥道:“唐子风,你不要在这里假惺惺!”

唐子风赔笑道:“你怎么这么跟唐叔叔说话?”“就是你害死了我爸!”袁得鱼肯定地说。“傻孩子,你不要听其他人乱说,我跟你爸可是拜把子兄弟。”唐子风微笑着说,袁得鱼依旧咄咄逼人:“你滚!我跟我爸都不想见到你!”车子上又走下来两个人,袁得鱼都不认识,一个人有些矮小,还有一人很是魁梧,戴副黑色的墨镜,袁得鱼总觉得这个魁梧的人自己在哪里见过。

“子风,不要管这小屁孩,反正袁观潮的事,全包在我们身上了。”魁梧的墨镜男声音洪亮,带着股不可违背的威严。“你们是什么人?我不允许你们碰我爸!”袁得鱼大声叫起来。一个看起来有30多岁的男子从人群中走出来:“得鱼,我来了,不要难过,有我在……”

“魏叔叔!”袁得鱼一下子扑在这个男子身上,哭了起来。袁得鱼口中的魏叔叔是袁观潮的得力干将魏天行,平时与袁观潮以哥们相称,袁得鱼也与他颇为投缘。

正在这时,袁得鱼听到法医飘来一句:“我们取一些碎片……”

袁得鱼转头看见法医拿着一把镊子,从铁轨上撕下一片黏黏的残缺的肉皮,便立即冲过去,怒目圆睁地说:“你说什么?”

“碎片?”法医对袁得鱼的反应迷惑不解。没想袁得鱼一个拳头不由分说冲着他的鼻子就是狠狠一下,他躲闪不及,捂着脸跳了起来。袁得鱼还想再教训法医一下,被身后的两个警

察牢牢拉住,但他还是恶狠狠地道:“你竟敢说我爸是碎片!”“受刺激了,这孩子……”法医摇了摇头,从包里取出一个东西,袁得鱼只觉得被什么东西戳了一下,还没等反应过来,就浑身软绵绵地倒了下去。这天晚上,袁得鱼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,梦里一个与他爸爸长得一模一样的木偶在他眼前不停跳动,这是一个缝制的布偶,全身上下都有明显的针线缝补的痕迹,屁股上还拖着一个没有剪掉的线头。那只好看有力的手,也被缝了起来。奇怪的是,手与手臂的接缝处,醒目地系了一条红色的丝巾。为了证明自己安然无恙,爸爸仿佛还特意握了握拳头。

“爸爸……”袁得鱼大声呼喊着。梦中的场景旋即被拉到铁轨旁。袁得鱼与父亲并肩走着,周围充满着静谧祥和的气氛,就像自己那段完美无缺的童年……

袁观潮出事之前,每天傍晚,他们父子俩总会一起沿着家门口的铆钉厂逛半天。“爸爸,为什么上海的路名都是全国各地的名字呀?”袁得鱼想象着,把全国地图放在上海市地图上,闭着眼睛就可以知道某条路在哪里,这真是伟大的创意。

“这是因为上海要靠全国各地支援。”父亲说。那个年代,上海所需的原材料80%由国家调拨,名副其实是全国支援大上海。同时,上海也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,是中国的加工厂,是占全国80%的纳税大户。还有一次,袁得鱼遭富家子弟欺负,父亲就对他讲:“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,就用资本武器战胜它。如果他家里有钱,你就去收购他们家的资产。武力是最低级的方式,只有愚蠢的人才用它。”

父亲经常问他:“得鱼,你们今天上课学了什么?”“今天学了一篇课文,讲爱迪生发明电灯的故事。他说了一句名言:天才是99%的汗水加1%的灵感。”“孩子,爱迪生这句名言下面还有一

11“四不像”

西方父母对孩子的自尊担忧颇多,但是作为父母,最不利于保护孩子自尊心的行为,就是你眼看着他们在困难面前放弃努力而不作为。

我们不间断地练习了一个星期,一遍又一遍刻苦地分别训练她的左手和右手,可是当我们试图把两只手的动作合到一起时,一只右手常常会被另一只手同化。在露露要去上钢琴课的前一天,她终于忍无可忍地暴发了:“我不练了!”她决意放弃,站起来便溜门而去。“回到钢琴前,露露!”我命令道。“你不能逼我。”

“我当然能。”让她重新回到钢琴前,露露把我折腾得够戗。她好一通拳打脚踢,并抓住乐谱把它撕成碎片。我将乐谱拼凑起来装进塑料套封里,这样,她就再也无法对乐谱“施暴”了。然后,我把露露的娃娃拖出去放到车上,告诉她:“如果你在明天之内不把‘小白驹’练得滚瓜烂熟,我就要把你的玩具一个接一个地扫进垃圾筐。”

后来,露露好不容易坐到了钢琴前,两只手仍然出错。我说她是故意让自己抓狂,因为她暗自担心自己做不到。我要她告别懒惰,克服懦弱,别再自我放纵,让悲哀见鬼去!

这时候,杰德把我拉到一旁,他要我别再侮辱露露(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,我只是想刺激刺激她,让她好好练琴),他说他不认为威胁露露对她会有什么帮助。他还说,或许露露真的无法掌握这个技术,可能她不具备这种双手配合的协调能力。最后,他还一本正经地问我:“你能不能哪怕是考虑一下这样的可能性?”“你其实就是不相信露露。”我谴责他。“这太可笑了,”杰德轻蔑地说,“我当然相信她。”

“索菲娅在露露这个年龄,就能弹这首曲子。”“可露露和索菲娅是两个不同的人。”杰德指出。“噢,不,不是在这件事上。”我转了转眼珠盯着他。“每个人都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成为独特的

人,”我以嘲讽的口吻模仿说,“即便是失败者也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成为独特的失败者。好吧,不用担忧,这事儿一点儿都不用你插手。我宁愿一竿子插到底,我乐意做那个被孩子憎恨的恶人。你为她们摊薄饼,带她们去玩美国佬的游戏,你可以成为那个被她们崇拜的大善人!”

我卷起袖子回到露露身边,用尽了我能想到的每一种“武器”和“诡计”。我们没有吃晚饭,一直练到晚上。我没有让露露从琴凳上站起来,没有喝水,甚至没有去卫生间,我们的琴房俨然成为一片没有硝烟的战场。我喊得嗓子嘶哑,口干舌燥,露露的琴技不但没有提高,甚至只是在倒退一终于,我快要挺不住了,信念的堡垒不再坚不可摧……

然而,就在那个摇摇欲坠的时刻,奇迹发生了一露露的双手开始“紧急集合”,左手和右手各司其职,协调配合,出色地完成着各自不同的任务。

露露在同一时间意识到了这一点。我在一旁屏住呼吸,她怀着忐忑的心情又试了一次。然后,她越弹越自信,越弹越快,并保持着她刚刚找到的节奏。一会儿,她开心地笑了:“妈妈,你看,这一点儿也不难!”她坐在钢琴前,一遍又一遍地,兴致勃勃地弹奏着那首可爱无比的“小白驹”。

那天夜里睡觉的时候,她钻到我的被窝里。我们俩挤在一起相互依偎着,打闹着。最后的胜利让白天的不快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几个星期之后,露露在社区音乐学校的独奏会上演奏了这首“小白驹”。一些家长跑过来对我说:“这首曲子简直是为露露写的一听起来是那么生气勃勃,其实露露就是那匹小白驹呀!”

这一回,就连杰德也心悦诚服,对我大加赞扬。西方父母对孩子的自尊担忧颇多,但是作为父母,最不利于保护孩子自尊心的行为,就是你眼看着他们在困难面前放弃努力而不作为。此外,明明知道自己能行却以为自己不行,对构筑自信心毫无帮助。

所有新近出版的书籍,都将亚洲母亲描述成诡计多端,冷酷无情,超速运转的人,她们对孩子真正的兴趣漠不关心。另一方面,许多中国人又暗自确信,与放任孩子变坏却心安理得的西方人相比,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孩子,愿意为孩子作出更多的牺牲。我认为如果这样看待中西方的父母,这对双方都是一种误解。所有文明的,体面的父母,都愿意做对孩子最有益的事情,而中国父母只是对怎样做最有益的事情,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。

12小白驹

我在美国做妈妈

◆书名:《我在美国做妈妈》
◆作者:(美)蔡美儿
◆出版社:中信出版社

我在美国做妈妈



◆书名:《我在美国做妈妈》
◆作者:(美)蔡美儿
◆出版社:中信出版社

我在美国做妈妈

我在美国做妈妈

我在美国做妈妈

我在美国做妈妈

我在美国做妈妈

我在美国做妈妈

我在美国做妈妈

我在美国做妈妈

我在美国做妈妈

我在美国做妈妈

我在美国做妈妈

我在美国做妈妈

我在美国做妈妈

我在美国做妈妈

我在美国做妈妈

我在美国做妈妈

我在美国做妈妈

我在美国做妈妈

我在美国做妈妈

我在美国做妈妈

我在美国做妈妈

我在美国做妈妈

我在美国做妈妈

我在美国做妈妈

我在美国做妈妈

外物之味,久则可厌;读书之味,愈久愈深。

